

唐代长安方言考

SHIJI HANXUE LUNCONG

世界汉学论丛



〔法〕马伯乐 著
聂鸿音 译



世界汉学论丛

唐代长安方言考

[法] 马伯乐 著

聂鸿音 译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代长安方言考/(法)马伯乐著;聂鸿音译. -北京:
中华书局,2005
(世界汉学论丛)
ISBN 7-101-04335-6

I. 唐… II. ①马…②聂… III. 西北方言-方言研究-唐代 IV. H1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74052 号

-
- 书 名 唐代长安方言考
丛 书 名 世界汉学论丛
著 者 (法)马伯乐
译 者 聂鸿音
责任编辑 张 进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05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6 $\frac{1}{2}$ 字数 142 千字
印 数 1-3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7-101-04335-6/K·1840
定 价 15.00 元
-

前 言

随着印欧历史语言学的发展,汉语音韵学研究也在 20 世纪初形成了一个崭新的学派,若干年后如果有人要追溯这个学派的历史,我相信除了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以外,人们也一定不会遗漏马伯乐这个名字。应该说,以高本汉为代表的这个学派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风雨才臻化境,这与马伯乐等一批中外优秀学者的共同努力是分不开的。我们知道,自从高本汉发表了他的巨著《中国音韵学研究》(*E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 Archives d'Etudes Orientales, 1915—1916*)以后,马伯乐是第一个著文与他进行全面论辩的人,正因为这样,高本汉晚年在总结他自己一生的学术体会时(*Compendium of Phonetics in Ancient and Archaic Chinese,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1954*),曾经感谢了好几位学者对他的启发,其中列举的第一个人就是马伯乐。从年齿而论,马伯乐是高本汉的学长;从学术而论,马伯乐是高本汉的诤友。

马伯乐(Henri Maspéro, 1883—1945)有关汉语音韵学的代表作是两篇长文,都是他在河内任法国远东学院教授时的作品,一篇是发表于 1916 年的《安南历史语音学研究》(*Etudes de phonétique historique de la langue annamite, Bulletin de l'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XII, 1*),另一篇就是这里要介绍的《唐代长安方言考》(*Le dialecte de Tch'ang-ngan sous les T'ang, BEFEO., XX,*

2, 1920)。《唐代长安方言考》在中国各大图书馆都有抽印本,其中的许多观点也屡见学者征引,中国的音韵学界对这个书名并不感到陌生,但由于马伯乐的原是用法文写成的,而法文在20世纪末的中国已不像英文那样普及,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尽自己微薄的力量把这部名著翻译出来,以供中国的学术界参考。

马伯乐原著引用资料涉及的语言繁杂,排印起来颇为不易,其中衍脱舛讹的地方不在少数。原著后面附有一个简单的勘误表,但也只改正了不到十分之一,遗留下来的讹误既有排印校对的疏忽造成的,也有作者本人引用材料的误会造成的。对于这些讹误,我在翻译的过程中已尽自己所知进行了校改,并适当地以校注的形式作出说明。每则校注都另出条目,前面冠以“译者注”三字,以别于马伯乐的原注。

原著作为例证引用的词语形式若出现拼写错误、标音错误及汉字的声韵归类错误,译本一律予以改正。讹误如果出现在正文里,则译本出具校语给出原讹误形式,有时也简单地交待校改的依据。讹误若出现在注释里,译本则径予改正,不再另出校语,以免注内加注,给人以叠床架屋之感。其中若属明显的笔误或排印错误,译本也径予改正,一般不再另出校语。

原著对古书材料的处理偶有疏忽,例如今本《广韵》里的“同用独用例”本是唐初许敬宗首倡,马伯乐知道这一史实,但在具体论述时却总是把“同用独用例”说成是陆法言《切韵》原本里就有的;又如把《切韵》(《广韵》)平声第二十韵忽而称作“殷”,忽而称作“欣”;此外在并举两个以上的韵目时,其先后次序也多与中古韵书不符。凡遇这类情况,译本一仍其旧,不加改动,也不出校语说明。

原著采用了一套很特殊的标音系统,其中的辅音符号来自欧洲语言学界常用的罗马字转写,元音符号来自法文和罗德神父设计的越南语罗马字。为方便中国学者阅读和利用,现在这个中译本对标音符号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改动。

按中国语言学界当前的习惯,“文字转写”和“音标”一般使用两套不同的符号,而马伯乐原著则像早期欧洲语言学著作那样,对“文字转写系统”和“音标系统”的符号不加区分。读者凭常识可以知道其中的梵文、藏文、回鹘文、粟特文、波斯文(巴列维语)等形式用的是文字转写系统,而汉语、台语、朝鲜语等形式用的是音标系统。只有越南语和日语往往需要同时列出文字转写和音标,遇到这种情况,原著的处理办法是把标音的符号放在前面,把文字或转写符号放在后面并加上括号,译本沿用了这个体例,如“敦”字的越南音写作 đon(đôn),前面的 đon 是用音标注出的越南语实际读音,后面括号里的 đôn 是后来成为越南文的越语罗马字。另外,译本把“文字转写系统”和“音标系统”从符号外形上也进行了区分。文字转写系统用于以文字形式表现的外语词,涉及梵文、藏文、回鹘文、粟特文、波斯文、越南文、日文等,对这些语言的转写基本上沿用了原著的符号,惟一不同的只有梵文的舌面前清擦音,马伯乐把这个字母按法文习惯转写作 çə,译本则按英文习惯改作 sə。音标系统用于对语言的注音或拟音,涉及汉语、台语、朝鲜语、越南语、日语等,译本的这部分符号尽量改用我国语言学界通行的以国际音标为基础的符号。现在使用的音标如下(括号里是原著或文字转写系统使用的符号):

(一)辅音:

双唇音:p、b、m、ϕ(φ)、β、w。

唇齿音: $\text{m}(\text{m})$ 、 f 、 v 。

齿间音: $\delta(\delta)$ 。

舌尖前音: t 、 d 、 n 、 ts 、 dz 、 s 、 z 、 l 。

舌尖后音: $\text{t}(\text{t})$ 、 $\text{d}(\text{d})$ 、 $\text{n}(\text{n})$ 、 $\text{ts}(\text{ts})$ 、 $\text{dz}(\text{dz})$ 、 $\text{s}(\text{s})$ 、 $\text{z}(\text{z})$ 。

舌面前音: $\text{t}(\text{č})$ 、 $\text{d}(\text{j})$ 、 $\text{n}(\text{n̄})$ 、 $\text{ts}(\text{ts̄})$ 、 $\text{dz}(\text{dz̄})$ 、 $\text{s}(\text{s̄})$ 、 $\text{z}(\text{ž})$ 、 $\text{j}(\text{y})$ 。

舌根音: k 、 g 、 $\text{ŋ}(\text{ñ})$ 、 $\text{x}(\text{x})$ 、 $\text{ɣ}(\text{γ})$ 、 $\tilde{\text{v}}(\text{v})$ 。其中的 $\tilde{\text{v}}$ 是舌根浊鼻擦音, 国际音标表里没有相应的符号, 现在这个符号采自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的中译本。

小舌音: $\text{q}(\text{k})$ 、 $\text{G}(\text{g})$ 、 $\text{N}(\text{n̄})$ 、 $\text{X}(\text{x})$ 。

喉音: $\text{ʔ}(\text{'})$ 、 ' 、 h 。其中的 ' 是浊喉塞音, 国际音标表里没有相应的符号, 现在这个符号是马伯乐原著使用的, 译本未加改动。

(二) 元音:

i 、 $\text{e}(\text{é})$ 、 $\text{ɛ}(\text{è})$ 、 $\text{a}(\text{à})$ 、 $\text{ɑ}(\text{á})$ 、 $\text{ɔ}(\text{ò})$ 、 $\text{o}(\text{ó})$ 、 u 、 $\text{y}(\text{ü})$ 、 $\text{ə}(\text{ê})$ 、 $\text{ɐ}(\text{e})$ 、 $\text{ɤ}(\text{o})$ 、 $\text{ɯ}(\text{u})$ 、 l 。其中的 ə 在发音时像法语那样略带一点圆唇。另外, l 实际包含 l (如“自”的韵母) 和 l (如“知”的韵母) 两个音, 原著没有区分, 译本也没有区分。

(三) 附加符号:

辅音送气符号: ' , 加在塞音、塞擦音或擦音后面, 如 t' 表示送气的 t , ts' 表示送气的 ts , z' 表示送气很强的 z 。

辅音颞化符号: $\text{j}(\text{'})$, 加在各种辅音后面, 如 kj 表示颞化的 k 。

短元音符号: ˘ , 加在元音上方, 如 ě 表示较短的 e 。原著的标音区分出了“短音”和“特短音”, 短音符号标在上方 (ě), 特短音符号标在下方 (e), 考虑到这样的区分并没有音位的意义, 所以译本一律标以普通的短音符号。

(三)声调:

原著使用的汉语、越南语和台语形式都标有声调。汉语共分八个声调,马伯乐在音节的后面写上1、2、3、4分别代表平上去入四声,再以上标和下标分别代表阴阳,如a¹代表阴平调,a₂代表阳上调。越南语有六个声调,马伯乐按越语罗马字依次写作a、à、á、ã、ạ̃、ạ̣̃。台语(暹罗语)有五个声调,马伯乐有时写作a、ã、á、à、ã,有时则以数字表示。考虑到原著通篇并无一字讨论声调问题,所以译本一律不再标出声调,至于实际涉及的调类,由于有汉字的对照,中国的读者自然可以明白。

经过上述改动,中译本的音标系统比原著简单了许多。其中只有j和'两个符号需要特别说明一下:j出现在音节开头时表示独立的声母,出现在辅音声母后面时表示该辅音的顎化;'出现在音节开头时也表示独立的声母,出现在辅音声母后面时则表示辅音的送气。由于不同用法的出现条件是互补的,所以应该不致引起误会。

原著卷首有一篇7页的前言,通篇都是在解释文中所用的标音符号。中译本已经对音标进行了较大改动,这篇前言当然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所以我把它全部删掉了。

我掌握的东南亚语言知识远不能和马伯乐相比,对越南语尤其外行。蒙北京师范大学的研究生阮江灵同学通读了我的译稿,并针对有关越南语的读音和发展史的部分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如果没有她的热情帮助,我是不敢把这部译稿呈献到读者面前的。

聂鸿音

2004年3月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编 文献	1
1. 《切韵》	3
2. 日译汉音	10
3. 不空学派的密咒对音	12
4. 越南译音	13
5. 敦煌藏汉对译写卷	14
第二编 辅音系统	21
第一章 声母	21
第一期(7世纪)	21
第二期(8至10世纪)	28
1. 塞音和半鼻音	29
2. 擦音	41
第二章 韵尾	54
1. 口音韵尾	54
2. 鼻音韵尾	58
第三编 元音系统	71

第一章 韵部通考	71
1. 东冬钟韵和鱼模虞韵	75
2. 庚耕清韵、青韵和蒸登韵	76
3. 先仙韵和魂痕元韵	80
4. 真谆臻韵和文欣(殷)韵	84
5. 脂支之韵和微韵	92
第二章 介音	102
第三章 后元音	106
(一) 元音 u、o	106
1. 韵母 uŋ-ɔŋ	106
2. 韵母 u	114
(二) 元音 ɔ	120
1. 韵母 iɔ	120
2. 韵母 ɔŋ	122
(三) 双元音 əu	124
第四章 中元音	132
(一) 元音 a	132
(二) 元音 a	142
(三) 双元音 ia	147
第五章 前元音	156
(一) 不圆唇的舌面元音	156
1. 元音 e	156
2. 元音 ě	163
3. 元音 i	167
(二) 圆唇的舌面元音	171

1. 元音 ə (ǎ)	171
2. 双元音 iə (iǎ)	175
第六章 总表	188
1. 7 世纪的韵母	188
2. 9 世纪的韵母	191
附 录	195
(一)《切韵》的来源	195
(二)《切韵》韵目表	198

第一编 文 献

就像现代汉语一样,古代汉语也分成许多方言。颜之推在7世纪初曾感慨“夫九州之人言语不同”^①,随即谈到了北方话和南方话的对立,而与他同时代的陆法言则更为确切地指出了“河北”与“江东”言语的区别^②:他们两人都点明了汉代故都长安话、洛阳话和吴国故都建康话之间的歧异。陆法言好像还划分出了四个方言区:长江下游的“吴楚”,最北部即今北京和山西一带的“燕赵”,西部即今陕西和四川的“秦陇蜀”,以及长江中游的“梁益”^③。同时代的另一位儒者颜师古也观察到了“北人”和“南人”言语的出入^④,并且也划分出了同样的方言区:长江下游的吴楚方言^⑤、他称之为“山东”的北方方言(陆法言的“燕”)^⑥、他称之为“太原”的山西方言(陆法言的“赵”)^⑦,以及名为“关中”的西部方言^⑧。

这些方言中的大多数在我们看来恐怕不过是水月镜花,其中只有两种得到了比较充分的认识,一种是吴方言,有朝鲜译音(sino-coréen)^⑨和日译吴音(go-on)为我们保存了其不同时代的面貌:朝鲜译音差不多是公元5世纪的,而日译吴音则是6世纪末的,另一种就是长安地区(今陕西西安府)的方言,关于这个方言我们有大量的文献资料。本项研究的对象正是后者,不过我的考释范围仅限于这个方言发展史上的一个阶段,也就是隋唐大一统帝国(586—906)京城所在地区的宫廷和官府所说的方言。

有必要同时指明这种方言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事实上就

一般而言,汉语的演化在我看来是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其独特的音韵面貌,明确地形成了阶段的特征,能够把一个阶段和另一个阶段严格地区分开来。我选用了下面这些术语:

上古汉语	{	早期:先秦。
	{	晚期:汉和三国。
中古汉语	{	早期:六朝和初唐。
	{	晚期:晚唐和宋。
官话	{	早期:金、元和明初。
	{	晚期:明末、清。

作为分期基础的音韵特征如下:

1) 上古汉语(chinois archaïque),它有一套全然与众不同的元音系统,特别是庚耕韵中某些字的 aŋ-iaŋ,以及麻韵(a和ɔ)、支韵(iə,i)和尤韵各分为二。在这个时期,诸如 ian 和 en、iaŋ 和 eŋ、iam 和 em 之类的韵母分用划然。早期有音节前缀形成的辅音丛,在晚期这些辅音丛则已消磨掉了。

2) 中古汉语(chinois moyen),这是上古汉语和官话之间的过渡阶段,在这个阶段中,e变成了双元音 ie(en > ien, em > iem),在 i 后面的 a 开始变成 e,使得以前带有 ian-en、iam-em 这样不同韵母的字分别合并成了 ien、iem。在早期,这种变化刚刚开始。在晚期,从重唇音声母中新生成了轻唇音一类。

3) 官话(chinois moderne),其最显著的特征是闭口韵尾的消失,不过在早期还保留着韵尾 m 和 n 的区别,另外,还没有形成儿化音。

这样的分期和高本汉先生提出的分期并没有多少区别^⑩，只是我使用的某些术语另有含义：高本汉用“中世纪汉语”（chinois moyen）来指等韵图的语言，也就是宋代的语言，而这在我的系统中叫做“晚期中古汉语”（chinois moyen récent）；高本汉用“中古汉语”（chinois ancien）来指紧接在前面那个时期的语言，而这个时期我叫做“早期中古汉语”（chinois moyen ancien）。

由此可以更为确切地指出，这里研究的是早期中古汉语和晚期中古汉语的北方方言史。幸亏有一系列基础性文献存世，我据以概略地探究这段历史才成为可能。

1. 《切韵》

关于长安话的较早文献是陆法言的《切韵》（601年）^⑪。《切韵》的原本今天已经不复存在，仅有一些8世纪的写本残叶，看上去是据某种早期增订本抄下来的。当前存世的是一个宋代的增补本（1007年），题为《广韵》。这个增补本主要是修订了释义部分，而对古来的反切则似乎并未加以改动^⑫。

这部字典通常被看作南京地区长江下游方言的佐证，但是这种看法却并不准确：所有的证据都倾向于说这部字典是依照北方方言编成的，最有可能是依照长安话编成的。《切韵》的编者自己宣称，他们是以自己的方音为基础来编写这部书的^⑬，但他们偶尔也注意寻找一些别的语音，以求在建立字典编者理想中的“正音”时有所决定。颜之推宣称错误的发音应该纠正，于是“吾家儿女虽在孩稚，便渐督正之；一言讹替，以为己罪矣”^⑭。前代另有一些质量低劣的字典，据他说：李仁祖、李蔚的著作少为切正，李

季节《音韵》时有错失，杨休之《切韵》殊为疏野^⑤，此外被提及的还有吕静、夏侯该、周思言等人的字典，其间各有乖互^⑥，总体面貌是“江东取韵与河北复殊”^⑦。陆法言及其同好们编书的目的正是为了订正前人韵书和言语中的全部错误。不过，没有必要把前人韵书所犯的错误看得过于重要：经史注疏中保存的大量古代反切（3至5世纪）和《切韵》的反切如出一辙。但无论如何，他们的工作毕竟从修订这些古代韵书开始了：他们通过讨论，在他们提供的错综复杂的资料中决定哪个反切比较正确，再根据他们自己的读音来做出取舍^⑧。这样，为了建立一套编者公认正确的读音，尽管当某个古音符合他们为后代变音“刊谬”的希望时他们也经常依赖古书，但编纂者自己的读音仍然被用作最终的标准。

在这种情况下，编纂者们的方言显然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他们中大多数人供职和出生的地点全都表明他们说的是北方方言。字典的首要编纂人陆法言生于洛阳。他的八位同好有六人的出生地可以考知，其中只有两人生于南方，一个是安徽人刘臻，另一个是江苏人萧该^⑨，而另外四个都是北方人：颜之推是山东人，卢思道是直隶人，辛德源是甘肃人，薛道衡是山西人。另外，隋朝的都城是长安，这里也正是他们供职的地方。

这样说来，我们的假定就应该倾向于北方的某个方言。对《切韵》的考察也证明这是无可置疑的，6世纪末长江下游地区的吴语与《切韵》的编纂处在同一时间，我们可以通过日译吴音了解到它，而朝鲜译音则为我们展现了略早些时候的情况，这套读音可以与梁陈诗人用韵形成极好的印证。如果不进行彻底的比较，人们很难据少量特例来指出这两个方言之间存在差别。

上古汉语的元音系统在吴地经历了一系列变化，而长安方言

却没有表现出同样的音变。我相继考察了其中两种比较简单的情况,一种涉及在牙音声母和韵尾影响下的音变,另一种涉及吴语所表现出的舌面中元音前移的趋势,以及舌面音双元音化的趋势,这与所有中古汉语方言是一样的。

上古汉语有一套和官话相似的牙音声母,但上古汉语发音时朝向软腭而官话朝向硬腭。与此相反,吴方言似乎有一套独特的软腭音,发音时朝向小舌,类似于阿拉伯语的后 k,这可能是古代本地话的遗迹。当这些牙音声母中有一个和 i 凑在一起时,如果 i 是单独出现的,那么就会通过发音省力原则而在 i 的发音部位之前衍生出一个过渡音;而如果 i 是双元音的第一个音素,那么它就会完全消失掉。

	上古汉语	吴方言	朝鲜译音	日译吴音	长安话
记	ki	qǝi	kʷi	ki	kji
饥	ki	qǝi	kʷi	ki	kji
金	kiəm	qəm	kʷm	kon	kjiəm
共	kiuŋ	quN	kuŋ	ku	kjiuŋ
姜	kiaŋ	qaN	kaŋ	kau(kō)	kjiaŋ
强	giaŋ	gaN	kaŋ	gau(gō)	gjaŋ

此后的语言发展很快就改变了这个系统。事实上,如果最初上古汉语的 i 消失了或者在吴方言的小舌音后面产生了变化,那么它就完全不等于二次生成的那个 i,即在所有汉语方言中通过前元音的双元音化所产生的那个 i。这个新产生的 i 与中古汉语的 i 一样对牙音声母产生影响。

上古汉语	吴方言	朝鲜译音	日译吴音	长安话
	上古 5—6 世纪			
坚 ken	qen kien	kjən	ken	kien
鸡 kei	qei kiei	kǎi	kei	kiei
京 kiaŋ	qaN kieŋ	kjəŋ	kijau (kyō) ^③	kjieŋ
经 keŋ	qeN kieŋ	kjəŋ	kijau(kyō)	kieŋ

据此可知,上古汉语中属于同一元音系统的字在吴方言里的表现形式有显著的不同,而这些音型没有一个不见于长安方言,据此还可以知道《切韵》的一个韵可以包含吴方言中元音不同的字。同样,侵韵也忽而有单元音ə,忽而有双元音 iə^④,例如:

上古汉语	5 世纪吴方言	朝鲜译音	日译吴音	长安话
金 kiəm	qəm	kŭm	kon	kjiəm
琴 giəm	gəm	kŭm	gon	gjiəm
林 liəm	liəm	rim	nin	ljiəm
心 siəm	siəm	sim	sin(shin)	siəm
十 zɨp	zɨp	sip	sipu(shū)	zɨp
稟 piəm	piəm	pjŭm	pin(hin)	pjiəm

我考察的第二点是吴方言里 a 的情况。在所有的汉语方言中,这个 a 都表现出某种颞化的趋势。长安话还保留着 a,仅仅是在一个较晚的时期内才开始引起与前面牙音声母颞化相关的后移,与此同时,吴方言的 a 则变成了 ia,后来又变成了 ie(an > ian >